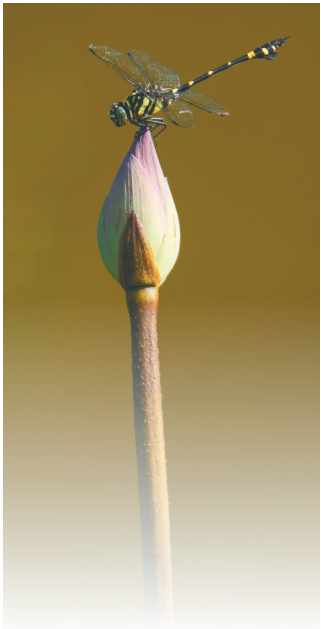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作品中的水生植物：

疏影映波多贞姿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《论语》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人是如此，植物也不例外。或许是缘于生境的影响，生长在江河、湖泊、湿地中的水生植物大多格外清秀灵动。它们的不凡风姿及与碧波云影相映成趣的格调，引人注目。这也是自古以来总有文人墨客描写勾勒水生植物，并赋予它们美好品格的原因。



▲琼海市中原镇仙寨村，一只蜻蜓在荷花上停留。
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

▼江苏泰州市申俞村村民在采收芡实。
新华社发



芦荻丛。资料图

《诗经》中的荇菜与蒹葭

在中国，文学从一开始便与水生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作为《诗经》的开篇，《关雎》可谓是家喻户晓，这首诗虽然开头写的是雉鸠，但“出镜率”最高的却是荇菜，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“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”“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”。高高低低的荇菜中，藏着作者对“窈窕淑女”的思念。

诗中提到的荇菜，其实并不罕见。如果你身处江南水乡，在湿地公园或湖边散步，经常可以在静水中看到这种叶如睡莲、花色金黄的植物。这首诗的作者行舟采荇菜，不是为了赏玩，而是为了食用。明初有一位不署真姓名的松江人写了一本《农田余话》，提到“吾乡荇菜，烂煮之，其味如蜜，名曰荇酥，郡志不载，遂为渔人野夫所食”。由此可见，当时人们食用荇菜的习惯已经式微，只有民间还保留一二。时至今日，如果有心者将“荇酥”重新带回市面上，再加以宣传推广，应是个不错的商机，毕竟荇菜可是一个延绵千年的“大IP”。当然，荇菜也不是想采就能采，海南有一种海丰荇菜，据说此前曾被认为是已灭绝百年，十分珍稀，如果你看到了是万万不能采来吃的。

既然提到了“参差荇菜”，那肯定少不了“蒹葭苍苍”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尚未开花的荻被称为“蒹”，而初生的芦苇被称为“葭”，蒹葭其实是两种植物。芦荻是再常见不过的水草了，中国南方北方均有分布，海南自然也有。秋冬季节，驾车去往城郊，沿着河流、小溪行走，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看到芦荻的白花开成一片，成语“如火如荼”中的“如荼”大概指的便是这样的场景。“蒹葭”自然不是什么名贵之物，所以古人常以此自谦。孔子的弟子闵子骞曾说过：“吾出蒹葭之中，入夫子之门”，后世有诗赞曰：“一片青山闵子祠，蒹葭曾倚杏坛师”。据说，闵子骞十分孝顺，继母虐待他，用白色的芦荻花冒充棉花给他做袄。闵子骞因寒冷无力驾车被父亲责备，父亲用马鞭抽破他身上的“棉衣”却露出了芦荻花。真相大白后，闵子骞却不计前嫌地为继母说情，遂成“鞭打芦

花”一段佳话。不知这“二十四孝”中的故事是否是从闵子骞“出蒹葭之中”的自谦之词演绎而来。

跨越千年的莼鲈之思

西晋完成大一统后，吴人张翰北上洛阳为官，官至大司马东曹掾，可谓是权重一时。一日，秋风乍起，北地已然寒凉，而此时正是张翰的故乡江南河鲜肥美的季节，河中的莼菜等水生植物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肴。于是，在秋风萧瑟中，身居高位的张翰“遂命驾而归”，留下了一句“人生贵适志，何能羁宦数千里，以邀名爵乎？”让张翰放下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的，正是吴地的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于是便有了“莼鲈之思”之说。几百年后，一位和张翰一样洒脱的人称赞他说：“浮世功劳食与眠，季鹰真得水中仙”，这个人便是苏轼。时至今日，身为大司马东曹掾的张翰有哪些政绩我们已无从知晓，但“莼鲈之思”却被记载在《晋书》和《世说新语》里，让他的声名流芳百世。也许，每个中国文人心中都有一份莼鲈之思，只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像张翰那样潇洒自如罢了。

有了“莼鲈之思”这个典故，后世文人再吃莼菜心中便会有所感悟。明代陶宗仪直抒胸臆：“秋风江上紫莼肥，童子携筐采掇时。独有东曹能命驾，至今此味少人知。”陶宗仪明白，因莼鲈心生思乡之情的人有不少，但能做到说走就走的没有几个。

除了文学典故，水生植物也经常出现在古诗词中。唐代白居易爱吃菱角，在闲游后写道：“嫩剥青菱角，浓煎白茗芽”。宋代梅尧臣则留下了“采石新林儿女去，茭白蒲牙艇子归”的诗句。但要说懂吃，还得是苏东坡，“菱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，东坡吃水生植物不仅挑时节，还讲究个荤素搭配。对于苏轼作为吃货的专业素养，弟弟苏辙自然是了解的。苏轼在杭州任职时，苏辙写了首诗给苏轼，其中有“菱角鸡头应已厌，蟹螯马颊更勤餐”一句。菱角、蟹螯不用

解释，诗中提到的“鸡头”乃鸡头米，即芡实，其植株形似睡莲而有刺，“马颊”则是江珧，也就是海南人说的“带子”。这些水中的荇菜素皆是美味，苏辙料定兄长到杭州后嘴停不下来。

水生植物的气节

在古代文人眼中，许多水生植物都是有气节的，他们风骨卓然，或高洁、或谦逊、或热烈、或坚毅，不一而足。

如果要在众多水生植物中选出一个领袖来，莲花大概率是要当选的，只是莲花性情高洁，未必会答应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歌咏莲花，从古至今，赞美莲花的诗词文章不胜枚举。莲能在水生植物中独领风骚，离不开周敦颐的那一篇《爱莲说》，他称莲花为“花之君子者也”，并指出莲有着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特点和品格。其实仔细想来，周敦颐爱莲不正显示出了宋代文人的审美风向吗？鲁迅曾总结汉唐气象，用了“究竟雄大”四个字，张扬热情的牡丹显然更适合唐代的社会整体氛围，而宋代尚文，社会氛围也相对内敛，莲花那种既清幽又显大气的样子更具代表性。周敦颐从“爱莲”二字出发，道出莲花之品性气节，引发许多人的共鸣，后世文人爱莲者络绎不绝。

高挺的莲花有气节，即使是微小的水生植物也能显出铮铮铁骨。岳飞“怒发冲冠”写就一首充满家国情怀的《满江红》。其实，满江红也是一种水生植物。它是一种形似浮萍的水生蕨类植物，仅有米粒大小，平日里是绿色，到了秋天，则会“换装”成炽热的红色。欣赏满江红，单看一株一片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但它是一种懂得团结的植物，如其名称，常常一长就是一江。于是，到了秋天，满江尽染，如红霞、如火焰，蔚为壮观。故而，《满江红》曲调虽然失传，但想来它一定是带有浓烈英雄气的，就连长于婉约词的柳永写出的《满江红》也带着几分苍凉。

其实，水生植物本无品性，是历代文人墨客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投射在了它们身上，久而久之，它们就成了传递价值观念的文化符号。



茭白。资料图

